

华音流韶
之

天剑吟

步非烟
○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华音流韶

之

步非烟◎著

天剑能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剑伦 / 步非烟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187 - 954 - 6

I. 天... II. 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4144 号

天剑伦

策 划: 洋洋大观朱雀坊工作室

作 者: 步非烟

责任编辑: 吕 晖 杨雪春

特约编辑: 胡 炜 李 松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05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6306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80mm×980mm 1/16

字 数: 180 千 印张: 17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187 - 954 - 6/I · 305

定 价: 22.0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天 剑 伦

前情介绍

Qianqingjieshao

华音流韶之

缔造自盛唐的华音阁，甫一建立，就铸设出君临天下的气势。这在天纵奇才的卓王孙继任阁主之位后，就更为明显。加上几年前魔教之祸，正道人才凋零，华音阁更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终于激起了正道的悍然反抗，召开武林大会，共商对付华音阁的办法。少林、武当、峨眉，各自都有各自的打算，但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夺得武林盟主的，竟是从未在江湖上闻名的杨逸之。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少年，竟然与卓王孙分庭抗礼，无论在武功、气度、谋略上都不遑多让，让正道看到了一丝希望。但武林，从来就是纷纭的泥潭，逐鹿其中的，绝不仅仅是一两个奇才。

心怀天下、冀望大宝的吴越王，自然视卓王孙与杨逸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他要坐拥江山，首先就要废去此二人。所以，他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企图勾结倭寇，起兵海外。家国大义之前，杨逸之决然抛开江湖恩怨，与卓王孙通力合作，最后诛大寇一战，两人更是连败吴越王四次，让吴越王心灰意冷，终于灭掉了称帝的狼子野心。

但正道元老们并不理解杨逸之的做法，他们甚至以为杨逸之已与卓王孙勾结，要将整个江湖全都归于华音阁之下。杨逸之无奈，只有答应与卓王孙一战。但两人约定这一战的战场要选一个远离江湖之处，于是他们选择了藏边圣山岗仁波吉峰。

两人乘船出发，在茫茫大海上，遭遇了杨逸之生命中最悲伤的往事。在哀婉绝艳的六支天祭上，悬的是曾经的师妹兰葩欲碎未碎的心。但杨逸之却无法接受，他的心又在何方？

这场注定要成为传奇的决斗也吸引了日出之国的王子、馨明亲王小晏的注目。这位有着绝世容貌的王子，也跟随着他们踏上了征程，要目睹这旷世一战。但命运的轨迹已将他缭绕进去了，他注定将要在这一战中绽放生命中最灿烂的烟花。

同样缭绕在这一战中的，还有华音阁上弦月主相思。这位柔情无限，心中永远怀着慈悲的女子，身上却负着洗不去的血。

这一战终将如何？

几人弃船上路，路上是苍茫的风雾。无紫、喜舍、魑魍、蜉蝣四国连环，等着他们；生、老、病、死，等着他们；毗琉璃、毗留博叉、毗沙门、多罗吒在等着他们；湿婆、梵天、雪山、岗仁波吉峰在等着他们。他们要如何走完这茫茫之路？

妖艳的曼荼罗花，必将盛开，在他们每一步的脚印下，在他们绽放的伤血中。

天 剑 伦

人物介绍

Renwujieshao

华音流韶

卓王孙

翠羽遮天欲向东，群花暗寂汉王宫。
龙含下泽开天府，凤宿桐山罢兰丛。
大帝今降白狮子，轻尘谁拭紫檀弓。
盛名屡效催君老，自在争如驾赤松。

卓王孙：

华音阁主。少年剑神，杀名人而用名剑，杀人后葬剑于名山大川，绝尘而去，一生中从未失手，他是江湖中最鼎盛的传奇。

然而，卓王孙继任华音阁主一职并非一帆风顺，在阁中元老步剑尘的苦心安排之下，前任阁主之子郭敖代替了卓王孙，接任阁主之位。然而郭敖不待实力稳固，就携华音阁之力，号令天下，强行攻打天罗教总坛，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天罗教从此烟消云散，华音阁中守旧派势力也荡然无存。早已在暗中布置一切的卓王孙，趁机结束了他韬光隐晦的生涯，走上前台。他迅速扫清阁中反对势力，迫令步剑尘自尽，而后将郭敖囚禁山谷之中，宣布继承华音正统，开始了他君临天下的事业。

卓王孙武功惊世绝伦，风神潇洒，机智颖慧，而且冷静沉着，几乎毫无瑕疵。然而这些近乎于神的表面下，却掩藏着一颗高傲难近、暴虐嗜杀的心。他漠不近情，惟有步剑尘遗孤步小鸾，却是心中的珍爱。他为了将身罹绝症的小鸾留在身边，不惜逆天而行，用尽一切办法，来延长她早该结束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卓王孙惟一的对手是杨逸之。

杨逸之

期鹤飞天地，来遇严陵湾。
秋山约素水，苍然满函关。
衣袂飘五野，人情笑两闲。
自在非偶得，寻槎浮朱颜。
忽醉五湖上，弹铗裂玉环。
遥拈一苇渡，众皆呼为仙。
耿耿弄明辰，风凋翠玉鬟。
萧萧竟此去，何得共尊前？

杨逸之：

兵部尚书杨继盛之子。十三岁那年被父亲赶出家门，流落江湖。少年经历坎坷，一直努力向父亲证明自己，希望重入家门。他曾一度流落边疆，

被云南曼荼罗教收留，成为教主姬云裳的弟子，并得到武学圣典《梵天宝卷》。

不久，由于不得已的原因，杨逸之叛教逃走，来到中原后，机缘巧合，一举战胜了前来挑战的番僧遮罗耶那，挽救了中原武林，因此也在弱冠之年，幸运地坐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

他的武功极为特殊，以风、月为剑，对敌只出一招，却从未败绩。卓然轻举，风仪出众。虽然武林盟主这个万众覬覦的位子对他而言并不轻松；虽然最初各大派元老们不过想找一个傀儡，然而这个年轻人还是一步一步地将事情笼络在自己手中。

或许他的风头远不如华音阁主卓王孙之盛，但点滴做来，也足以封住那帮元老的口，让他成为武林中的又一传奇。

小晏

月落华堂自在芳，秋灯耿耿谢未央。
神鳌欲钓吴牛饵，汉帝听传越女香。
宿蝶余寒少宜梦，赊花薄露淡为妆。
余霞成绮散何物？记得天宣白玉章。

小晏：

东海幽冥岛少岛主，后奈良天皇十四子。

他出生时体具异香，故被册封为馨明亲王。他有着释迦太子一样完美无缺的容貌、高贵优雅的风仪、转轮圣王般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足以让任何人震怖的武功。然而，他出生之时却被青鸟族恶灵种下了神秘的血咒，不得不饮血为生。

悲剧从他母亲的心愿开始。

他的母亲晏清媚，是东海武林圣地幽冥岛的岛主。她武功卓绝，一生再无所求，惟一愿望是这一世应劫而生的转轮圣王，能成为自己的儿子。为此她不惜隐姓埋名，嫁入日本皇宫，见到栖息在日本镇国神镜中的恶灵月阙。月阙答应应用自己的生命向上天交换关于转轮圣王的预言，但是却开了一个条件——转轮圣王也就是她惟一的儿子出生后，就在他身上种下血咒。这个血咒存在的那一天起，这个婴儿就必须靠饮食人类的鲜血来维持生命，忍受终身的痛苦。

在小晏十八岁的那一年，为了解开这个血咒，他不得不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土。

CONTENT

目录

第一章	佛	1
第二章	魔劫	10
第三章	乐胜伦	16
第四章	恒河大手印	26
第五章	神宫	33
第六章	雪山之女	43
第七章	日月之湖	54
第八章	三生影像	60
第九章	雪影针	68
第十章	胎藏曼荼罗	78
第十一章	孔雀	90
第十二章	日曜	98
第十三章	八瓣之花	106
第十四章	檀华	114
第十五章	马祭	123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情缘	忘川	永生	轮回	白莲	双箭	抉择	苦行	破泉	天魔	血鹰	巅峰	转轮	蝶化	西王母
247	238	230	222	215	206	198	190	181	173	166	156	151	144	135

CONTENT

目录

► 第一章

佛 灭

湛蓝的穹庐已被无边的彩霞染乱，而下方的万顷雪原却依旧如一块巨大的琥珀，静静地向天际延伸开去，倒映出周围雪峰的伟大身姿。

沁血的夕阳透过雪峰的罅隙，将大团光影洒在额伦寺高耸的暗红尖顶上，让那本已破旧的寺顶也显得辉煌起来。

额伦寺是藏西一处百年古寺，也曾经繁荣一时，但近十年来已经没落，寺院金漆零落，砖木残败，香火微薄，远不如附近的哲蚌、甘丹寺那样声名煊赫。寺中修持的僧侣接受着藏民们不多的供养，晨钟暮鼓，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年轻的僧人们在朝阳升起的时候打开朱红的寺门，诵念佛经，打扫寺院，为前来膜拜的藏民们讲法、赐福、治病，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再关上寺门，分斋、诵经、入定……

少年僧人渐渐长大，成为中年喇嘛，迟早有一天也会变为长须斑驳的老僧，但那一一张张清瘦的脸上却始终挂着悠然自得的表情，他们本以为，自己能永远侍奉神佛，终老此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他们这份安宁的梦境，注定了要在今天破灭。

傍晚，一个年轻喇嘛如往常一样，正要轻轻关上那重朱漆斑驳的大门，

远处一阵牧歌传来，他无意中抬起头，向寺外的茫茫雪山望了一眼。

落日下午，一对牧民夫妇正驱赶着大群牦牛回家，夕阳垂照，牧歌飞扬，他似乎看得痴了，久久倚着门柱站立，竟连伸出去关门的手，都忘了收回来。

夜色渐沉，年轻喇嘛的眼神也迷茫起来，稚嫩的脸上浸透了思乡之意。年迈的祖母，年幼的妹妹，还有院子里那条忠诚的小狗，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他有意无意中，轻轻叹息了一声。

宛如回应一般，另一声叹息同时响起，年轻喇嘛不由一怔。这样空旷的雪原，是不该有回声的，更何况，那声音如此阴冷、诡异，分明不似人声，而仿佛是传说中魔鬼的冷笑。

年轻喇嘛心中一惊，向声音来处看去。

就在他抬头的一瞬间，眼前突然绽放开一团极浓极鲜的红色，腥咸的气息瞬息弥漫在夜风中！然后他感到脖子上一轻，整个世界顿时神奇地旋转起来，和大团的血红一起，轰然坠地！

尘埃在他眼前扬起，抽搐般的剧痛这才布满了全身，他拼命想喊叫，却发现自己已无法开口——因为他的头颅，已随着满腔热血，一起跌落！

那声魔鬼般的叹息又重新响起，一条黑影仿佛突然分开雪白的光影，从不可知处冒了出来，鬼魅般向额伦寺门中飘去。

砰的一声闷响，那具还在颤抖的躯体被推倒，跌入积雪，一条条黑影宛如地狱开启时放出的恶魔，紧跟着跨了过去。

从这一刻起，额伦寺的命运已经注定。

一声声惨烈的呼叫划破昊茫星空！

荒漠的雪原上燃起熊熊火光，星月黯淡，茫茫黑暗梦魇般笼罩大地，惟有寺庙上方一小块夜空被大火映照得明灭不定，宛如大片墨黑中伸出一只血红巨爪，沉沉垂罩在额伦寺上空。

屠戮，完全不可阻挡。

那群黑影仿佛得到了恶魔的力量，轻易粉碎额伦寺僧侣的一切抵抗。

雪亮的利剑、长弓、转轮、法杖被那群黑影握在手中，在狭窄的寺庙

中恣意乱舞，每一下，都伴随着刺入人体的闷响，和横飞而起的残肢。

圣洁的佛法之地瞬间变成地狱。

鲜血染红了经幢、梁柱、法器，甚至大威德金刚慈悲、怒目的两张面孔，都被染得血红，却依旧寂然无语。

如今，就连神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

也不知过了多久，惨叫声渐渐小了下去，满地鲜血也逐渐变成暗黑。那群黑影杀死了寺中大半的僧侣后，选出幸存的七个僧侣扔到寺院中心的尸堆中，再如黑云一般聚拢，将他们重重包围起来。

七位僧侣有老有少，似乎都还未从极度的恐惧和震撼中清醒。他们有的满脸悲愤，怒目注视着这群刽子手；有的瑟瑟颤抖，躲在同伴身后；有的却毫无表情，茫然地抬头望着这群黑衣恶魔。

眼前的这群恶魔，每一个都全身笼罩在墨黑斗篷之下，看不清面目，惟有手中的法器冰冷如雪，额伦寺僧人的鲜血正从雪亮的锋刃上点点滴落。

突然，那群黑影当中分开一线，众人举起手中法器，向中致礼，似乎在迎接某位大人物的到来。

一个人影缓缓向僧人走来。

同样的黑色斗篷，同样手持冰冷的长剑，但他的声音却十分温煦，“诸位大德。”

旁边一位黑衣人递上一支火把，隐约照出来人的面容。

来人金发垂肩，双眸中透出淡蓝的微光，看上去竟十分清俊温婉，仿佛一位来到藏地修行的异国王子。

额伦寺僧人面面相觑，甚至不敢相信，他竟然就是这群恶魔的领导者。

那人淡淡微笑道：“在下曼荼罗教狮泉河守护者桑戈若，此次前来贵寺，是想向额伦寺诸位大德借一样东西。”

曼荼罗教！幸存的七位僧人不禁骇然变色。

曼荼罗教本是流行在印度的教派，信奉毁灭之神湿婆，以活人献祭，是印藏一带最为邪恶的教派之一。然而此教一向蜗居印度，与藏边素无往来，额伦寺众僧人更是只闻其名，不知其详。直到一个月前，额伦寺活佛潜修三载，终于参悟梦境神通，可以在梦中观照未来。全寺上下本已准备

好庆典，恭贺活佛修行大进，没想到活佛观照未来后，竟宿夜叹息，宛如看到了极为可怕之事。

此后，活佛入定苦思七日，却仍然没有破解之法，最后竟决定提前十年圆寂，以避大劫。诸位弟子苦苦挽留，活佛也只是摇头不语。

活佛示寂前留下的只有一句话：“天雨曼荼罗花，诸天灭劫就要降临了。”

这句话宛如秘法魔咒，阴云般笼罩在额伦寺众僧侣心头。最初的几天，额伦寺上下也曾谨慎戒备，只是一个月过去了，周围一切如常，僧人们也松懈下来，有些年轻僧人甚至忍不住暗中怀疑，难道活佛观照出的未来，只是一场毫无根据的恶梦？

没想到，八月十日，活佛圆寂后的整整四十九天，这场恶梦终于被鲜血化为现实！

黑衣人手中的火光摇曳，照出四周炼狱般的惨状。额伦寺众僧人就坐在暗黑的血泊中，瞠目结舌，似乎已被惊恐和悲痛完全击倒。

桑戈若的目光从这些僧人脸上扫过，似乎等得有些不耐烦，道：“帕帆提女神像，到底在哪里？”

神像？额伦寺诸僧人一怔，难道他们这样大肆屠戮，寻找的不过是一张女神图像？

一个年轻僧人喃喃道：“帕帆提女神是谁？”那个“谁”字刚刚出口一半，就化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他的整条右臂带着大半个肩膀，已经被桑戈若的剑生生劈下。长空中一大片血云喷溅，将其余六位僧人的头脸完全染红！

伤者恸声惨呼，挥舞着仅存的残臂，向桑戈若撞去，却只迈出半步，就已跌倒。他身旁的中年僧人一把将他紧紧抱住，一面帮他止血，一面不住念诵经文。伤者的身体剧烈抽搐了几下，渐渐没了呼吸。

桑戈若伸出手指，弹了弹剑尖，血滴噗地散作无数粉珠，洒在诸僧人的脸上。额伦寺僧人们抬起头，目光中全是怒火，恨不得将眼前的敌人碎尸万断。

桑戈若淡淡道：“诸位想起来帕帆提女神是谁了么？”

众僧人一言不发，牙关都快要被咬碎。

桑戈若微笑了一下，看着自己的手指，数道：“一。”刷的一声轻响，长剑已指向一位小喇嘛。小喇嘛看去只有十二三岁，仿佛是刚入寺庙修行不久，他吓得脸色惨白，瑟缩在那位中年僧人身后。

“二。”他的笑容依旧温煦，然而声音已经冰冷。

“三”字还未出口，那个中年僧人放开尸体，一把将小喇嘛护在身后，沉声道：“帕帆提女神是印度传说中毁灭神湿婆的妻子。她的法像的确曾藏在鄙寺中，但现在已经不在了。”

桑戈若哦了一声，依旧微笑道：“在哪里？”

中年僧人抬头直视着桑戈若，一字字道：“已在一个月前，与活佛肉身一起火化！”

桑戈若微微皱眉，“火化？”

中年僧人点头道：“因为那幅图，本是额伦寺代代秘传之物，一直绝无副本，只刺在活佛身上。”

桑戈若脸色不禁一沉。

中年僧人凄然笑道：“一月前，活佛观照未来，知道曼荼罗教将唤醒毁灭神湿婆，兴起灭佛浩劫，而毁灭神湿婆觉醒的必备机缘，就在于这张帕帆提女神像！活佛知道自己的力量无法与曼荼罗魔教抗衡，才不得以提前示寂，嘱咐我们将他的肉身与此图一起火化，了断因缘！”中年僧人霍然抬头，逼视桑戈若道：“如今，就算你杀光我们，夷平额伦寺，帕帆提女神像也是找不回来了！”

桑戈若清俊的脸上陡然腾起一片阴冷的杀意，一字字道：“那我只好杀光你们，再一寸寸搜索女神图像了！”

话音未落，剑光已如游龙般腾出，昏暗的庙宇被照出一片血光，瞬间又已恢复了平静。

剑已然回到桑戈若手中——又或者，根本没有发出过。他望着微颤的剑尖摇了摇头，似乎并不满意这一剑的效果。

额伦寺的僧侣们惊恐地望着彼此，似乎还在庆幸自己没有这一剑斩杀。

突然，黑暗中爆出噗的一声闷响。

一个僧人倒了下去——或者说，是半个。他双目几乎要突出眼眶，拼命用手支撑着地面，他还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上下两半身体脱离开来，一半宛如木桩般矗立在原地，另一半却被双手撑向了半空中，猩红的鲜血从伤口处泉水般喷涌，伴着不似人声的惨叫。

其他僧侣几乎同时发出惊叫，那半截身体依旧不甘心地爬着，布满血丝的双眼泛出灰白的颜色，口中却还在喃喃念道：“救我，救我……”

他沾血的双手几乎就要握住了那小喇嘛的腿，中年僧人猛地闭上双目，一挥手，将手中的降魔杵刺入了伤者的颅顶。那僧人身子一挺，终于瘫软下去。

鲜血染红了佛堂。

桑戈若合上双目，脸上浮出一缕悲伤的神色，似乎不忍心看到如此惨状。但在额伦寺众僧眼中，这无疑是最恶毒的嘲笑。他们本是神佛的信徒，是藏地最受尊敬的僧人，如今却被这样一群邪魔外道屠戮、侮辱，却无法还击！这不仅是对他们生命的蔑视、戕害，也是对他们的信仰、对诸天神佛的不敬与亵渎！

额伦寺僧人圆睁的双眼似乎都要滴出鲜血，仇恨的火焰宛如压抑不住的火山，随时就要喷发！

桑戈若看着他们，却只微笑着摇了摇头，重复道：“帕帆提女神像在哪儿？”

中年僧人的声音已经有些变调，“已经和活佛的肉身一起火化！”

桑戈若微笑道：“骨灰在哪？”

额伦寺诸僧人一怔，“你说什么？”

桑戈若淡淡道：“老不死的死了，烧了，总会有灰留下吧？我今天偏要试试，从那捧骨灰中，能不能拼出一张帕帆提神像来！”

旁边一个僧人嘶声怒喝到：“你竟敢对活佛不敬，我和你拼了！”言罢猛地向桑戈若撞去。那位僧人猝然跳起，众人才发现他竟生得十分高大，横肉满身，看去仿佛一座铁塔般，整个向桑戈若压了下去。桑戈若提剑的手似乎向后挥了挥，又似乎没有。

却听得众人一声惊呼，大蓬的血花再度盛开，那堆铁塔般的肉身竟然从中裂开一个十字，瞬间坍塌下去！

桑戈若却看也不看，只是盯住那个中年僧人，沉声道：“现在肯把骨灰交出来了吧？”

中年僧人满脸悲痛，却又强行压制下去，“活佛骨灰早已撒入圣湖之中。”

桑戈若唇边浮出一个更加森冷的笑容，向剑尖吹了口气，“你们的活佛近十年来，一直修行一种道法，圆寂后肉身可以百年不腐，水火不侵，你们又是用什么办法，将他火化的呢？”

中年僧人一怔，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个秘密，活佛圆寂前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同时也把最大的信任和最艰难的责任交给了他。他早知道了这场杀戮的来临，这一月来，他一次也没有笑过，只在一旁看着师兄弟们彼此嘻笑打闹，争论佛理，洒扫寺院，分享酥油茶……这平常的一切，都成为最后的幸福，被他一点点记在心中。新来的师弟本来约定一个月后要下山探望父母，他甚至忍不住想劝他们先走，避开这场浩劫，然而他最终没有。为了能完成活佛的遗愿，他不惜连最亲的人都欺骗了。

那天中夜，是他悄悄打开灵塔，将完好无损的活佛肉身盗走，藏到了一个极为隐秘的所在。这一切，绝无第二人知晓，又是怎样被敌人发现的呢？

他不由自主地抬起头，仰望着大殿中央那尊大威德金刚像，神像无语，他的脸色却渐渐变得苍白。最血腥的杀戮来临时，他的神色都没有改变过，然而如今，他的目光已完全凌乱！

桑戈若一面冷笑，一面步步逼近，“额伦寺活佛热衷修行各种神通，最后却都是作茧自缚！”

“他虽看透了来日大劫，提前圆寂，却无奈已事先修行了肉身不腐的神通，无法毁掉女神图。”

“这就是命，是湿婆大神不可抗拒的意旨！”

他每说一句话，就上前一步，伴随着手中的长剑就是一颤，一名额伦

寺的僧人就倒在血泊中，身首异处！最后只剩下中年僧人和他抱在怀中的年幼喇嘛，也被他逼入了墙角。

桑戈若踏着满地血肉，剑指中年僧人眉心，一字字道：“你把他的肉身藏在哪儿了？”

中年僧人摇了摇头。

桑戈若也摇了摇头，他手中的长剑已然立起，森寒的光芒将额伦寺僧人的脸照得惨白。

突然，噗的一声闷响，接着骨骼破碎的声音从中年僧人体内传来，他似乎想说什么，却再也无法开口，一口鲜血喷出，俯身倒了下去。

三条灰色的影子从黑暗深处慢慢变得清晰，其中一人收起法杖，淡淡道：“桑戈若，你是越来越婆妈了，额伦寺不过弹丸之地，杀了他慢慢找也来得及，和贱民谈条件，真是丢尽了教主大人的脸。”

桑戈若皱了皱眉头，又随即露出微笑，道：“三位大人带着教主大人的旨意前来，想必已经知道神像的所在了。”

另一人冷哼一声，道：“你还不算太蠢。教主无所不知，而我们三人经教主赐法，已能和教主心意相通，所以这神像的所在已经不劳你费心了。”言罢挥了挥手，竟似要桑戈若走人的意思。

桑戈若淡淡一笑，答了声是，脚下却一动不动。

另一人在周围巡视一周，目光又落到桑戈若身上，冷冷道：“你怎么还没走，留下来邀功么？”

桑戈若也不生气，仍然微笑道：“教主大人无所不知，功劳是谁的就是谁的，抢也抢不去。只是，传说帕帆提女神乃是三界中惟一能让诸神倾倒的女子，所以在下是想留下来，瞻仰一下女神的宝相，开开眼界，也算不枉此行。”

其中一个灰衣人冷笑一声，道：“你要看，就看好了。”突然纵身往上一跃，手中瞬息绽开一片七彩光轮，向大殿正中的大威德金刚像拍去。

怦然一声巨响，整个大殿都受了震动，大块木屑瓦砾四处乱落，那尊三丈高纯铜铸就的大威德金刚像竟被他一掌拍为齑粉。

满空金粉飞扬，一具干枯的肉身从金刚像内跌倒下来。

桑戈若一怔，没想到，额伦寺活佛竟会把自己的肉身藏在这座巨大的佛像中。

肉身枯瘦，已经缩得不足三尺，宛如婴儿，只是通体泛着金色的油光，几乎被地上厚厚的金粉完全掩埋。

为首的灰衣人隔空扬手，那具肉身竟宛如被无形的绳索牵引一般，整个飞了起来，被他捧在手中；另一个灰衣人却拿出了一枚碧色的圆环，在手中拂拭了几下；第三人则在一旁默默诵念着咒语。

桑戈若不禁脱口道：“潜龙珏？”

一个灰衣人回头道：“不错，这就是天罗十宝之一的潜龙珏，只有它能克制不腐神通，将这片刺有女神像的皮肤剥落下来。”

持潜龙珏的灰衣人聚精会神，让潜龙珏锋利的边缘在那片金色的皮肤上游移着，小小一片青色的玉珏，竟仿佛有万斤之重，以他的力量，都不能轻易运用。每割开一点皮肤，大量金色的液体便渗透出来，发出浓重的香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肉身背后的女神像终于被完整揭下。

一个着水红色衣衫的女子，站在昏黄的图像中，若隐若现。

桑戈若注视了女神像良久，终于叹息一声，转身离去，只片刻时间，就已完全消失在夜色中。他手下的那群黑衣人也瞬间随他一起消失，宛如来自虚无，最终又回归虚无一般。

三个灰衣人正要神像小心收起，鼻端突然传来一阵浓烈的异香，低头看时，他们手中的活佛肉身竟完全化为七彩尘雾，在凌晨的寒风中越飘越远。

天空中一脉晨光正要冲破重重夜色，大团雪花飘落下来。

只是，这些雪花，竟然是墨黑的。

“天雨魔花，诸天灭劫就要降临了。”